



11

録 4
5984
8-2



門保4
號 5984
卷 8-2



東漢會要卷之五

宋 徐天麟 撰

禮三 吉禮

社稷 五祀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日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

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大司農鄭元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于社稷配食于稷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于社稷云

志注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

靈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

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籩之形象其功也

志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

六宗

安帝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方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

志

范曄論曰言天地者莫大于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
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大社又爲失
所難以爲誠矣按光武紀注云平帝元始中謂六宗
爲易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光
武中興遵而不改至安帝卽
位初改爲天地四方之宗

祠孔子

建武五年十月光武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紀

明帝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于辟雍郡縣行鄉飲酒

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志

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

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紀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去闕里以太牢
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
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
日之會于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
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
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
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捐及孔氏男
女錢帛孔僖傳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
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

成侯以下帛各有差紀

肅宗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魯國孔子廟尚有仲尼車

輿冠履明德盛者先靈遠也

東平王傳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

中是顏路所請者也
獻帝時遇火燒之

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詵修夫子車身入

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

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

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孔詵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

人不敢發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賢

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蒞仲舒護吾車

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

即召伯問果服焉鍾離意傳

臣天麟按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聖先

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

先師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則知古人建立學校

未嘗不以祀禮為先也高皇帝雖在倥偬猶能修

其祠于過魯之曰武帝興太學而獨未聞釋奠之

禮焉明帝行鄉飲于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

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

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

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士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高禘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禮儀志盧植云元鳥至時

陰陽中萬物生于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禘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求子故謂之禘以古昔有禘氏之官因以爲神

飲酎

八月飲酎

禮儀志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

紀

丁字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

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

禮儀志注

雜祭祀

仲秋之月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

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禮儀志

明帝永平二年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

帝謁陵園過式其墓

紀

六年十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陵

紀

十二月還幸陽城遣使者祠中岳

紀

十五年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

紀

十五年幸魯祠東海恭王陵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

紀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祀帝堯于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觀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還京都庚申告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奏之和帝無所增改志

本紀注 傷帝延平元年四月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本紀注 性不好淫祀

安帝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志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闕為

壇飾瀄金釵器設蓋之座用郊天樂也志

延熹八年四月丁巳壞郡國諸房祀本紀袁紀云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

于戊地己丑日祠雨師于丑地用羊豕志

苑畦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
祀志著自秦以來訖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
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
邈殊矣

齋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
汗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汗穢災變齋祀如
儀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

故事

禮儀志

夕牲

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
刻初納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
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
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
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
然有司告事畢

禮儀志

迎氣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
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
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

青帝勾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
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繅各有差立夏之日迎
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
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
后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白
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
黑帝元冥車旗服飾皆黑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按本紀永平二年始迎
氣于五郊 祭祀志

立春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
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
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
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
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
用者如故事

禮儀志

縣邑常以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
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
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祭祀志

立夏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
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夏至

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
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黃郊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
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于黃郊奏黃鍾之宮歌帝臨
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領
緣中衣迎氣于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冬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皁迎氣于
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
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
絳至立春諸王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
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

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鐘
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至十三兩或擊黃鍾
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
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
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
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卽坐于端門左塾天子具樂器
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設席于器
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合晷儀東北三刻中
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
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

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而跪舉手曰八能
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
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
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間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
三十爲闕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
闕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
板言事文曰臣其言今日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
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
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
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

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
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大官受賜陞
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

合朔

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厯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
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
日有變割羊以祠用敦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阜
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練以行禮如故事

五供

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

之五供

並禮儀志

親耕

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
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
耕力田種各耨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曰郡國守相
皆勸民始耕如儀

志

漢舊儀曰春始耕于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卽神農炎
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弟
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爲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
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棗盛皇帝躬秉耒

而耕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注

志

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鸞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
耜躬三推于天田修帝藉于千畝供禘郊之粢盛以

致思于勤已兆人勸于疆場咸懋力以耘耔

東京賦

明帝永平四年二月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

十三年二月帝耕于藉田禮畢賜觀者食

十五年二月帝耕于下邳

章帝元和三年帝耕于懷

並紀

順帝卽位以後不行藉田之禮黃瓊以國之大典不
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

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先羣萌率

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

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

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于

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遑息書

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朝祀適闕而祈穀絜

齊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

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曰司

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齊宮

饗體載未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

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黃瓊傳

獻帝興平元年帝耕于藉田

紀

親蠶

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于苑中于蠶室養蠶于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于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

地宗廟羣神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

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

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

志并注

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闕戟維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

婦人無觀按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
則漢桑亦用四月志注

祓禊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
疾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謂
之禊也

請雨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
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
陽衣阜興土籠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

反拘朱索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

桃印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懋其
禮以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蠶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
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爲飾夏后氏
金行作葦菱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謹其閉塞
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
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

氣並志

龜劉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緇劉兵官皆肄孫吳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禮儀志

又祭祀志云立秋之日使謁者以一特牲祭先虞於壇有事天子入圓射牲以祭宗廟名曰緇劉

臘祖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

禮儀志

陳咸王莽時與三子悉解官歸鄉里猶用漢家祖臘

漢火行火盛于午故以午日為祖火衰于戌故以戌日為臘也人問其故曰我先人

豈知王氏臘乎

陳寵傳

何敞曰今賞賚過度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

下至于空竭帑藏損耗國資

何敞傳注云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

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

馬防私贍三輔衣冠臘日遺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

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

第五倫傳

荀彧卒獻帝哀惜之祖日為廢燕樂

謂祭祖神之日因為燕樂也共

工氏之子好遠遊祀以為祖漢以午日祖荀彧傳

大儺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儺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于是中黃門倡儺子和曰甲作食粥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

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
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儺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水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菱畢執事陞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禮儀志

卒歲大儺驅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茆音儺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音飛磔雨散剛瘳

以燧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後凌天池絕
飛梁捎螭魅斯猛狂斬蛟蛇腦方良囚耕父于清冷
溺女魃于神潢殘夔魃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
靈為之震懼况魃蠱與畢方度翔作梗守以鬱壘神
荼副焉對操索葦日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謚清罔
有不躋東京賦

安帝永初三年竇太后以陰陽不和詔減逐疫振子
之半后紀

土牛

十二月立土牛六頭于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

寒志

東漢會要卷之五

東漢會要卷之六

宋 徐 天 麟 撰

禮四 嘉禮

行幸

光武中元元年行幸長安

紀書行幸不一畧舉為例

肅宗元和三年行東巡守

東平王傳

臣天麟按前書文紀注云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爲僥倖此但釋幸之義而未釋行之義也蓋兩漢謂天子乘輿爲行故高紀云行如雒陽至自雒陽如此類甚多至范史猶聞言行幸東平王傳亦云

行東巡狩禮儀志云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蓋謂天子出入也而注家妄引春秋釋疴以為郡守行大夫禮樂其誤甚矣

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佗名水如此者沈圭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圭璧不滿百里者

不沈

祭祀志注

桓帝元嘉元年四月己丑上微服幸河南尹梁不疑府是日天大風尚書楊秉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

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鸞旗不駕未有私從意志日般遊諸臣之家降亂尊卑等威無別宿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以薄學充在勸講敢陳其愚

袁紀按楊秉傳

作幸梁脩家

巡狩

世祖建武十七年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廉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五月己卯車駕還宮

本紀下同

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二月壬午祠高廟

東漢會異卷之六
二
遂有事于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二十年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二十年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東巡狩甲子進幸魯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

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嶽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四月癸酉車駕還宮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癸卯車駕還宮

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墳簾

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五年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進幸彭城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四月庚子車駕還宮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進幸槐里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于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

駕還宮

元和元年七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時命司空白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正月丙辰東巡狩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魯祠孔子于闕里四月乙卯車駕還宮

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狩頌以稱漢德本傳

三年正月丙申北巡狩二月壬寅告常山諸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冤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嶽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升踐隄防諮訪耆老肥田尙多以賦貧民進幸中山祠北嶽幸元氏祠光武顯宗于縣舍三月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

章和元年八月癸酉南巡狩戊子幸梁乙未幸沛庚子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十月丙子車駕還宮

和帝永元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巡狩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幸章陵祠舊宅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宮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幸東平東郡歷魏郡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

並紀

朝會

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

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

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注湖廣曰舊儀公卿每月常朝先帝以其

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偃脰啟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于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于庭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係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屈身藏形于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于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

東漢會要卷之六
六
官于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
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
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志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海之圖籍膺萬
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置乎
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于是
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

班固東
都賦

安帝永初四年以年饑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

車

本紀注云每大廟會必陳乘輿
法物車輦于庭以年饑故不陳

上尊號

建武元年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
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
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
稷何宜且還薊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
擊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
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公孫述
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
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
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

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
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
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
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
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
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
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
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
固望其攀龍麟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卽定
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

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
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
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
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
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
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
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
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
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
望于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

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
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于昆陽誅
王郎銅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
心下爲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
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
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
下紀

上壽

明帝永平十年僖耳降附富平侯張奮來朝上壽引

見宣平殿張奮傳

十七年夏五月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
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
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
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明帝紀

拜皇太子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
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
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
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
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禮儀志

拜諸侯王公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尙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綬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爲公與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

養老

顯宗永平二年二月紀作十月上始帥羣臣養二老五更

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皆服都絰大袍單衣阜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鯁在後五

東漢書卷之六
十
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
遇大尊顯故也

禮儀志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
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
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
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
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乃下詔曰光
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朝
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
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

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嘏在後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
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
季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
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
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
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儒林

傳及
帝紀

永平八年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紀來均曰
三老老人

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
行更代之事者見禮儀志注

東漢書卷之六
安帝以魯丕李充爲三老

通典

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

楊厚傳

靈帝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

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咽之鳥

欲老人之不咽也

譙周曰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天子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卽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志注

案比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志

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冠

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

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志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將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將大夫郎吏從官帛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紀注云太后詔袁安為賓賜束帛乘馬

通典曰和帝冠乘金根車駕六元蚪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族之庭鐘咸獻壽焉黃香頌云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蒸蒸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時加元冕簡甲子之元辰皇輿幸夫金根六元蚪之連螭建螭龍以為旂鳴節路之和鑾既臻廟以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饗宴撞太族之庭鐘祚藩屏與鼎輔暨夷蠻之君王咸進爵於金罍獻萬壽之玉觴

初肅宗勅曹褒條正禮儀褒依準舊典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為百五十篇奏上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作為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曹褒傳

安帝永初三年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紀

順帝永建四年正月丙子皇帝加元服賜王主貴人

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

一級為父後三老孝弟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

不能自存帛一匹紀

桓帝建和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紀

靈帝建寧四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紀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司徒涇于嘉

為賓加賜元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

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禮儀志注

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

給事黃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

禮儀志注

婚

桓帝初立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在塗則稱后

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

備禮章時進聘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

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筋納采雁璧

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梁后紀

大射 鄉飲

建武中伏湛奏行鄉飲酒禮施行之

本傳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郡縣道行

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

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

禮儀志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虞宮架金鑪設路鼓

植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

坐而為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扉司旌并夾既飾

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駕輦於東階以須消啟明掃

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

魚鯉華鍾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

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闕騶虞奏決拾既次雕弓斯

發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而遠喻

東京賦

順帝陽嘉元年臨辟雍饗射

紀

詔令

璽書 尺一

世祖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循吏序

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百官志

璽書

漢官儀曰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見鮑昱傳

中元元年鮑昱為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隆

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故事通官文

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

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鮑昱

鍾離意敢諫爭數封還詔書本傳

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周興曰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宏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閭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

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

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周興傳

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陳蕃傳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順帝拜楊球為衛尉勅尚書不得稽留尺一本傳

李雲上書曰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本傳

臣天麟按周禮御史掌贊書鄭元注云若今尚書作詔文則知三代之時雖王言惟作命亦必有代言之官公孫宏謂武帝詔書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然在西都初不著所掌之官武帝每為淮南王報書必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此亦一時眷遇

東漢書卷之六
之厚非常典也至范史始言尙書侍郎三十六人
主作文書起草然則兩漢代言之人當在尙書元
帝時楊與欲薦賈捐之爲尙書令謂捐之曰君房
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尙書令勝五鹿充宗
遠甚至安帝時尙書陳忠薦周興亦曰興屬文著
辭有可觀采尙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旣愚闇
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
轉相求請與抱竒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息漢世
君臣其留意於代言之官若此宜乎王通氏謂漢
制幾於典詰而兩都賢主以七制稱良有以夫

章奏

民曹尙書主凡吏上書事

百官志

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
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
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言稽首言下稽首
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
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胡廣傳注

建武七年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紀

明帝永平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問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詔子蚩也紀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王符傳

東平王蒼上便宜其事留中本傳馮豹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馮衍傳

左雄改察舉之制使文吏試章奏左雄傳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李雲傳封事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詔曰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紀

八年詔曰朕以無德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

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按本紀諸帝每有災異皆令公卿上封事蓋自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後魏相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章帝即位日食詔有司各上封事紀

靈帝詔蔡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

按張酺云

文帝飾帷帳以皂囊即為上書囊也則知文書言密事以皂囊封上自西都已然矣

建寧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絕下同

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四年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東漢會要卷之六

東漢會要卷之七

宋 徐 天 麟 撰

禮五 賓禮

封先代後 孔子後

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

安為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封常為衛公安為宋公以

為漢賓在三公上 百官志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

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及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

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

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世世相傳至獻
帝初國絕孔信傳

禮六軍禮

講武校獵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
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
鹿麇太宰合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
遣使者齎束帛以陽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
牲之禮名曰緇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
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緇劉之禮祠

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遂巡射牲獲
車畢有司告事畢禮儀志

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
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志注

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緇賸白幕皆霜志注
車駕數幸廣成苑鍾離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

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卽時還宮傳

十六年冬車騎校獵上林苑紀

明帝欲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曰臣聞詩令盛
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

不節則本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
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
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巡視稼穡消搖仿
徉弭節而旋至秋冬廼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
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
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卽還宮東平王傳
安帝初鄧太后臨朝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
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
無備馬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
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謹依舊文重述蒐

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

馬融傳

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紀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並紀

六年十月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陳蕃上疏

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
殺禽助祭以崇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
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
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尙宜有節
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是爲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顰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父謀父爲誦所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蕃傳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巡狩于廣成苑紀

獻帝中平五年望氣者言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岩說大將軍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人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

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亦領屬焉何進傳東都賦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迺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稜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弋鋌葦雲羽旄掃電旌旗拂天焱

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欲野燎山日月爲之奪

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圃陳師案屯駢部曲列

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班固傳

東京賦維歲仲冬大閱西園上林苑也虞人掌焉先期戒

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

戎撫輕軒中田四牡旣健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

迄于上林結徒爲營敘和植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

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

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鵠鶴魚麗箕張翼舒軌陳掩迄

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

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罟放麟不窮樂以
訓儉不殫物以昭仁

文選

饗遣衛士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
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
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
以角抵樂闕罷遣勸以農桑

志

禮七

凶禮

帝陵

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令守視後置陵改為

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

城陽恭王傳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
司馬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內隄封田十二頃五十
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
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
出司馬門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
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紀曰故
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

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
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
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
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
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
王世紀曰在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
馬門寢殿鐘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爲廟園寺吏舍在
殿北隄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
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爲行
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寺吏舍
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
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爲行馬
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
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
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沖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

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帝
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
出門寢殿鐘虞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
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
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
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
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在河內山陽之濁城南去雒
陽三百一十里

雜錄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
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事百官志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掌管晦祭祀上

建武三年修西京園陵紀

二十六年光武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
陵陂池裁合流水而已

永平十四年明帝初作壽陵制合流水而已置吏卒

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

廟法從事

本紀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邱墓帝從而止

東平王傳

園寢

更衣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

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志

更衣別室

明紀注云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卽

更衣也

上陵

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

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志

建武六年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于十

一陵紀下

十年八月己亥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

一陵

二十二年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

陵

中元元年三月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二年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于萬年

和帝永元三年十月幸長安十一月癸卯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順帝永和二年十月行幸長安十一月丙午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

桓帝延熹二年十月乙酉幸長安甲午祠高廟十一月庚子遂有事于十一陵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禽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闕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上嚮殿前先帝御坐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然嘆曰吾聞古不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

光武帝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

袁紀及蔡邕本傳

大喪

詳見禮儀志下卷文多不再

服制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司徒劉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宏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原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十一月丙戌詔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劉愷傳

安帝初令大臣得行三年喪尙書陳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尙書令祝諷尙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

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
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
終於哀戚上白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
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
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
也臣行之禮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甯告之
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
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甯而羣司營祿私念鮮循三
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
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宦豎不便之

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

陳忠傳

建光元年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永壽元年初聽中官得行三年喪服

延熹二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並紀

九年至孝荀爽對策曰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
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
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
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今公
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人仁

義之行自上而始昔翟方進以身備宰相而不敢踰

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

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

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荀爽傳

桓榮為越騎校尉以母憂乞身詔聽以待中行服

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

鮑德子昂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

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

袁夢麟日記言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

之喪三月不從政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

三年不呼其門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

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漢興略因

此意以立法故大臣有告寧之科所以崇孝道厚

風俗也自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是遵以為常薛

宣為丞相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

有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

和逮翟方進繼為丞相母死既葬二十六日除服

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宣方進

俱位大臣而所行若此其俗可以見矣然考之宣

紀地節四年令民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

東漢會要卷之七
古
得送終盡其子道哀紀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
二年揚雄傳注云漢律不爲親行三年喪不得選
舉凡此皆詳於士民而畧於百官公卿又何意耶
光武中興遂絕告寧之典二千石公卿刺史不得
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至安帝元初
中鄧太后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
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
爲不便司徒劉愷獨言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
里之師尤宜尊重典禮尙書陳忠亦言孝宣皇帝
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
月皆勿繇令得葬送請依此太后皆從之而尙書
令祝諷等奏以爲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甯
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忠復上疏爭之而宦豎
不便卒寢忠奏桓帝時荀爽又言漢爲火德火生
於木木盛於火故其性爲孝今以公卿二千石三
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
得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夫三子之言如此而卒
不能復三年之制也

臣天麟按兩漢喪服之制雖不合於古禮然士大
夫至孝出於天性者未嘗不服三年之喪在西都

則公孫宏原涉河間王良在東京則桓榮韋彪
鮑昂及東平王敞東海王臻兄弟皆事親盡愛
送終竭哀二史書之以為罕見所以貶時俗之不
能盡其通喪也

奪服

耿恭母先卒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齋牛酒釋

服本傳注云奪情不合追服

但焉為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

者賜牛酒奪服本傳

太尉張酺父卒既葬詔遣使齋牛酒為釋服傳

終

東漢會要卷之七

番禺王國瑞校
黎永椿校

東漢會要卷之八

宋 徐 天 麟 撰

樂

樂舞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嘗請奏樂及大饗用樂

掌其陳序百官志

建武十三年四月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

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紀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

及雲翹育命舞祭祀志

東漢會要卷之八
二十八 年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鍾虞之樂 紀

中元元年二月辛卯登封泰山用樂如南郊 祭祀志

二年立北郊祀后土奏樂亦如南郊 同上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戊辰改大樂為大予樂時博士

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帝問制禮樂云何對

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

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令且改

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 曹褒傳

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前書曰文始舞

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其舞人執羽籥六行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

其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武德者高祖四年作言行武以除亂也其舞人執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

今始奏之故云初也

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

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于取適子高五尺

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

百官志注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

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

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

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

東漢書卷之八
二
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
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
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
興撥亂反正武暘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
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
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
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苞曰緣天地之所雜
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
有武德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
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
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
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舊文
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
節爲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
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
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求寧建立三
雍封禪泰山彰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
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
德之舞如故

東觀書見
祭祀志注

十年閏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

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埴篴和之以娛嘉賓紀

章帝卽位太尉趙熹等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武孝武

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祖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上從王議禮儀志注

建初五年冬以馬防上言始施行月令迎氣樂東觀漢記曰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

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

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祭祀志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天子迎春於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此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於南堂唱之以徵舞之以此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迎秋於西堂唱之以商舞之以此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於北堂唱之以羽舞之以此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至立秋迎氣於黃郊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

也

禮儀志

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卽坐于端門左塾大予具樂

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尙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間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闕正德曰令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五十五闕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

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
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
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尙
書於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尙書授侍中常侍迎
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
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命八能士詣太官受賜
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

禮儀志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
絲竹鐘鼓鏗鉤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
八佾韶舞備太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僭佻兜離

罔不俱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煜調
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

東京賦

每月朔歲首大朝受賀舉觴御坐前奏食舉之樂百
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詳見朝會類

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作代之樂

孔僖傳

章帝增修羣祀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
而奏之

禮儀志

祠靈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
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簸之形象其功也

和帝卽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

舞制曰可紀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

鍾樂器隨月律紀袁紀云初隨月令作應鍾

桓帝親祠老子用郊天樂祭志

諸行出入皆鳴鍾作樂其有灾眚有它故若請雨止

雨皆不鳴鍾不作樂見禮儀志親耕條按此文云諸行出入言行者謂乘輿出入也

故前書言天子所幸皆曰行幸及歸言行自某所至舊注不察乃引春秋釋病以為漢法郡守出入得鳴

鍾作樂其誤明矣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

佾舞因亂久廢今復備之見本紀

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

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

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

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

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

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

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

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

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

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
我者也四曰短簫饒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
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捷則令
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
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熹平四年正月 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
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禮儀志注

詩頌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平王蒼獻光武受命中興頌本傳
章帝元和二年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紀而

奏之志

傳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

顯宗頌十篇奏之文苑傳

曹朔作漢頌四篇蘇順傳

班固兩都賦東都主人作詩五篇其亂云

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
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
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梁皤
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

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迺經靈臺靈臺既崇辛勤時登爰考依證三
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溱溱庶
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
兮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
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發皓羽
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涪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
長兮膺天慶

四夷樂

板楯蠻夷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
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南蠻傳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菆等慕
化歸義作詩三章繼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
意難正有犍為郡掾田恭頗曉其言輒令譯其詞語
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
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西南夷傳
遠夷樂德歌詩曰

大漢是治提官隗構

與天合意魏冒踰槽

吏譯平端岡譯劉脾

不從我來

旁慕支留

聞風向化

徵衣隨旅

所見奇異

知唐桑艾

多賜繪布

邪毗繼繡

甘美酒食

推潭僕遠

昌樂肉飛

拓便蘇

屈申悉備

仍離局後

蠻夷貧薄

僕讓龍洞

無所報嗣

莫支度由

願主長壽

陽離僧麟

子孫昌熾

莫穉角存

遠夷慕德歌詩曰

蠻夷所處

彼讓尼

日八之部

且交陵悟

慕義向化

繩動隨旅

歸日出主

路且俛雜

聖德深恩

聖德渡諾

與人富厚

魏菌度洗

冬多霜雪

綜邪流藩

夏多和雨

花邪尋螺

寒温時適

藐濶瀘灘

部人多有

菌補邪推

涉危歷險

辟危歸險

不遠萬里

萬柳莫受

去俗歸德

術疊路德

心歸慈母

仍路孽模

遠夷懷德歌詩曰

荒服之外

荒服之儀

土地境垆

犁籍憐憐

食肉衣皮

阻蘇邪犁

不見鹽穀

莫碭龕沐

吏譯傳風

岡譯傳微

大漢安樂

是漢夜拒

攜負歸仁

蹤優路仁

觸冒險陝

雷折險龍

高山岐峻

倫狼藏幡

緣崖磻石

扶路側祿

木薄發家

息落服淫

百宿到洛

理瀝髭雜

父子同賜

捕苗苗毗

懷抱匹帛

懷橐匹漏

傳告種人

呼言傳言

長願臣僕

臣僕陵陽

安帝卽位罷魚龍曼延百戲

本紀漢官典職曰作九賓舍利之獸從西方來

戲於庭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遨戲於庭炫耀日光曼延者獸名也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曼延音以戰反

東漢書卷之六

東漢會要卷之八
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
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
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
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
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尙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
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
南韎任朱離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菲鄭
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
勿收陳禪傳

東漢會要卷之八

東漢會要卷之九

宋 徐 天 麟 撰

輿服上 符璽附

玉路

天子五路以玉為飾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
二旒九仞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本志下同

乘輿

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為乘輿所謂孔子
乘殷之輅者也

金根 安車 立車

乘輿按此乘輿二字蓋言天子也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牙
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
左右吉陽筓鸞雀立衡櫺文畫軛羽蓋華蚤建大旒
十二旒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鍤方鉉插
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燾以釐牛
尾為之在左駢馬軛上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
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
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副車

耕車

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轡耒耜之箠

上親耕所乘也

戎車

戎車其飾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鞞胄甲
弩之箠

獵車

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輞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闕猪車
親校獵乘之

駟車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帳裳非法
駕則乘紫罽駟車雲櫺文畫駟黃金塗五末蓋蚤左

右駢駕三

長公主赤罽駢車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駢車大貴人加節畫駢皆右駢而已

青蓋車

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櫛文畫
輦文輦金塗五末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
車

綠車

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駢駕三

阜蓋車

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阜繒蓋黑輦石
駢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輦其千石六百石
朱左輦輦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丈
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能自滿也景帝中
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輦得銅五末軛有吉
陽箛中二千石以上右駢三百石以上阜布蓋千石
以上阜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枉衣
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枉其餘皆青云案郭賀傳舊典
傳車駟駕乘赤帷裳唯賀為冀州勅去檐帷謝承書
日孔恂字巨卿新淦人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

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時刺史行部發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議曰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徹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卽投傳去刺史追辭謝請不肯還於是遂不去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

夫人安車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駢加交路帷裳皆阜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駟車銅五末

大駕 法駕 小駕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前驅有九旂雲罕鳳凰闕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阜蓋赤裏朱幡戈矛弩箠尙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垂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

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
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
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以
下皆先行後罷

輕車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
輶輒弩藏箠在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
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矛戟其飾幡旂旗
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
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為後殿焉

大使車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
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五百璣弩十二人辟車四人
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

小使車

小使車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
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
捕考案有所勅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
輻赤衡輓其送葬白堊已下洒車而後還公卿中二
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

東漢會要卷之九
五
他出乘安車

載車

太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如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櫨文畫曲幡長縣車等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涓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旣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祕宮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禮吉凶不相干也

導從卒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從導主簿主記兩車爲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設右駢駕兩璅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纓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閣門關部署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

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鞬云古者軍出師旅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

乘戟爲前列，韃弓鞬九韃，諸侯王法駕，官屬傳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韃，遮迺出入稱課。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

車馬飾

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樞文畫鞞，龍首鸞衡，重牙班輪，升龍飛輪，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樞文畫鞞，轡吉陽，箭朱班輪，鹿文飛輪，旂旗九旂，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幡朱班輪，鹿文飛輪，九旂降龍，卿朱兩輪，五旂降龍，二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轡車以上輓皆有吉陽，箭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鍔，方鈇，插翟象，鏤龍畫總，洙升龍赤扇，汗青兩翅，燕尾駙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兼皇太子亦如之。王公列侯鏤錫，義髦朱鏢，朱鹿朱文絳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駙者，緹扇，汗青翅，尾當盧，義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駙，駕云。

警蹕

魯恭傳注云：天子入警蹕。

王者至尊，出入常有警蹕而行，靜室而止。楊秉傳

璽

東漢書卷之九
建武三年閏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
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紀本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
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
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
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書之其文曰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
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
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
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見本紀注

又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璃虎紐凡六璽皇帝行璽凡
封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召大臣天子行璽
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
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
采不佩璽璽以金銀滕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
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志注
尚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百官

志注

熹平六年八月戊辰袁紹等誅宦官引兵入宮張讓

東漢書卷之九
段珪等急迫劫少帝及陳留王至小平津六璽不自
隨卒未帝還宮是日得六璽失傳國璽袁紀
袁術死軍破徐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
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
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
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卽位乃佩之王莽
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
莽敗時仍帶璽紱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
莽首並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

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上光武孫
堅從桂陽人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
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
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
聽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徐璆傳注

魏受禪遣使求璽綬獻穆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
乃呼使者入親數責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

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后紀

皇后璽綬伏后紀注引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薨皆令贈印璽禮儀志

東漢書卷之九
建武二十六年賜南匈奴黃金鑿綬網

南匈奴傳

百官印

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緌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宮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黃門冗從四僕射諸郡監中外諸都官令都侯司農部丞郡

國長吏丞侯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曹長楫權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

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
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
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輿服志注

建武中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伏字大外
嚮城皋合印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
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
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
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東觀記見馬援傳注

節

符節令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百官志

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百官志注

臣天麟按漢初節旄純赤武帝以衛太子持赤節
乃更節加黃旄東都因之中平六年董卓議廢立
袁紹掛節放上東門而去卓以紹棄節乃改第一
葆為赤旄也

符

符節令見上

尚符璽節中掌璽及虎竹符之半者百官志應劭曰
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
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
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璋璋從簡易也顏師古曰建
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
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
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
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與賊虜未殄調兵郡國宜立虎
符以絕姦端書奏從之杜詩傳

棨

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
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史
為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百官志

世祖召見杜詩賜以棨戟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古
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名

以木為之後以赤油
韜為之亦謂之油戟

漢制棨戟即為斧鉞郭躬傳

靈帝時竇武欲誅宦官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

德陽殿取棨信閉諸禁門竇武傳注云棨有衣戟也
漢官儀曰凡居中宮皆施

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
官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

建武二十六年賜匈奴啟戟匈奴傳

關符

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乘使

者車終不出關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制入關皆
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

之以為符
非真符也

東漢合要卷之九

東漢合要卷之九

三

